

月球漫步

今天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六日，是我與妳的交往紀念日，邁入第六年的我們，能否在往後更加幸福呢？剛從下班路途返回租屋的舊公寓時，甫進入夏季的晚風輕拂臉頰，讓我想起妳的輕吻，炙熱卻溫情，不必再煩憂老闆的任性妄為，能夠與妳共享夜晚的時光是最棒的體驗了。

公寓大樓的電梯不巧的損壞了，我只得攜帶積累一日的辛勞上樓，樓梯的潮濕被六月的燥熱而更顯不適，汗液夾雜不雅的玩笑與我一同進了房，可裏頭一點人聲都沒有，在 IKEA 買的皮沙發、九州親戚家送來的電冰箱、參加商店街抽獎得到的微波爐，都平凡得像東升西落的月亮。「妳到哪去了？」問題開始滋生在心裡。

「對不起，再見了。」突然我們的 LINE 響起通知。
訊息上短短兩行字，可這究竟意味著什麼？我想我早已明瞭。

汗水持續流淌在我早已溼透的白襯衫，可這並未隨抵家而停止，反而伴著嘎吱嘎吱的鐵梯聲而更加肆無忌憚，接著我打開了大樓天台的鐵門。

她就佇立在鐵欄杆前，老實說這不是第一次類似景象了。

我與她的第一次相遇就在八年前，那時的我還是個初出社會的小子，她也剛來到本地生活，那時她才二十歲，圓不溜丟的烏黑眼睛，還有俏麗輕鬆的一頭棕短髮，容貌是那麼地可愛卻有著虛無縹緲的神情，毫無疑問地抓住了我的眼球，於是我便沉服於她。五年前的一個冬夜，她第一次跨越了樓頂的鐵欄杆，那夜的寒冷肯定不比她的心還冰冷，零下 5 度的夜晚我奔赴樓頂尋找她。

「我好怕。」是她那時打出的最後一句，當時的我生怕她就這麼跳進都市的霓虹燈。我推開鐵門並用盡自己最快的速度上前抱住她，而她哭著說害怕。那天晚上我們倚著彼此的身體，用我身上的羽絨服一同在樓頂取暖，那晚的星星很多，「聽說死後的人們會飛到黑夜裏，變成我們頭頂上的那些星星」，她突然開口說道，我並沒有回答，只是轉過身抱抱她。那晚我們一起睡在星夜下，或許我們當時正被逝者注視著吧。

前幾年，妳患上了胰臟癌。在醫師無情的宣告下，妳的頭髮日漸灰白，身形也漸漸枯瘦，無助的妳只能放任癌細胞那架在頸上的刀。癌症的到來意味著妳能遊覽世界的「餘額」大大減少，妳說妳不想接受化療，因為妳很喜歡妳的柔髮，死都不願意光著頭頂死去，於是我聽從醫師建議讓妳保持開心。草莓蛋糕、橘子汽水、沖繩島的沙灘，我希望能用那些美好的回憶治癒妳，但所有付出可能只是我的一廂情願吧，除了妳與我的情感回憶外，無一倖免。

曾經，妳與我談過妳的「榮譽」，那些烙印在妳白皙肌膚上的各種傷痕，那些來自妳的玩具熊，來自妳的課本、獎章，來自妳的生活點點滴滴的各式所謂榮譽，妳究竟是對那些有何感想，是喜悅還是悲傷，全被藏在妳空洞得無可自拔的臉龐上，於是我陪伴妳，與妳度過日復一日的悲歡離合，我相信陪伴能洗刷妳身上的所謂榮譽，但也止於相信，畢竟妳一再的到天臺上，我一再的與妳度過一夜一夜的星空窺探，我愛妳，但我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我想上月球。我不想像那些人一樣平凡。」妳平淡的語氣將妳塑造成一個勇者，手指著天頂的明月，笏白如玉那樣的月亮照耀那日的夜晚，襯顯妳已滿頭灰白的髮絲是死寂無比。在第三次「登月」失敗後，我們一如往常的在天台上度過夜晚。「要不然我們一起去看看吧？我陪妳。」我輕撫她被風吹亂的髮絲，她點點頭並說道，「說好囉！那以後一定要一起去喔！」「嗯嗯！打勾勾！」我帶著愉悅與她作了約定。

在確認癌症的幾年內，妳的身體狀況不斷下探，頭髮變得更加灰白，如被烈火焚燬後般的死灰，連同的心靈也變得了無生機，外加從前的「榮譽」催化所及，疾病的疼痛愈趨可怕，惡魔逐漸襲來。妳的意志可要堅持住，我最愛的人啊，妳並不寂寞的，既然是無可避免的命運，那我就陪著妳吧。

我匆忙上前緊緊握住她的手，「慢點……妳想去哪？」我邊喘氣邊對她說著，而她的臉早已哭紅，轉過頭來淚水也已侵蝕全臉，手上拿著她兒時最喜愛的玩具布偶熊，崩潰的情緒把妳的身體奪走，顫抖的手給予布偶熊舞動的動力，在鏽蝕斑斑的鐵欄杆上瘋狂翻飛。「對不起……我想先離去，你能……陪我嗎？」她用盡最後一股力氣擠出話語，對我遞上一封前往星夜的邀請函，「為什麼？」「因為祂又來了……祂正催促我。」她手指向大樓圍欄外的一片虛空，僅有夕陽剛落下的一點金黃餘暉，在日頭的另一邊，是剛揭開面紗的月亮。

「祂已悄聲來臨。我好害怕，只有這樣才能擺脫祂。」

隨著最後一滴淚水從臉頰滑落地面，她就這樣跳了下去，這棟大樓，不，是這 28 年的遊歷和 8 年的緣分，全都跟著這次跳躍而揮發殆盡，最後一抹的夕光被地平線遮掩，黑夜已來。

「不要這樣！妳這個笨蛋！」我獨自一人在黑夜崩潰大吼，餘音伴隨我健步飛奔過去，「咚咚」的疾步聲在墜落的虛空中絕望的咆哮，我伸出手奮力去抓住她最後一點的生存慾望，用全身力氣把自己拉伸至極限，在黑暗中我撲倒在距離虛空 0.1 米的地方，手中緊緊的握住了她的手腕，可我的右方腦袋開始滲血，估計是被那該死的鐵圍欄給重擊了，但這一切也不重要了。

「別這樣……真光先生……」她啜泣著說，這樣的話語如同被猛獸抓捕時脫口的絕望求饒之詞。半身懸在虛空的妳努力搖擺身子想擺脫我。

儘管我知道癌症的苦痛早已侵蝕她身體的每一角落，可我依然不爭氣的挽

留她，「我會想妳，妳知道嗎？」

「我不能放開妳。我需要妳在這裡，好嗎？無論妳是怎樣的人，有怎樣的過去，我都不能捨棄妳啊！」

「浮生都一樣的，真光先生。謝謝你讓我這麼開心，讓我去吧。」

「我會陪伴妳的，別墜入虛空，答應我好嗎？」

「但我已經累了。」她再次回歸從前的冰冷。

明明我說過我會永遠陪著妳的，如今卻苦苦哀求妳留下陪伴我，一股莫名的矛盾與懷疑把我的大腦佔據。「我該如何是好？我真是不成材。」

在萬物寂滅的高樓虛空，一絲聲音皆能震撼世界，可就算我怎麼喊叫，她還是垂吊在大樓邊際上，我的手也隨時間流逝越發無力。

「你還記得我們要到月球旅行嗎！」她搖搖頭說道，「你就當我先到那裏等你吧，好不好？」

「可是我……」我仍未說畢時，她突然咬了我的手一大口，並用左手撥開我緊抓著她的手，但她沒想到的是我抓的力度變得更緊，就像你頸上的吉川線，惡狠狠的拉扯你的性命，可在疼痛的加持下，終究扛不住兩人的重量，我不慎滑落天台邊際，扭頭看見她哭喪卻一臉解脫怡然的臉，轉頭仰望虛無黑夜中閃亮星點，或許他們正看著我們吧，無藥可救的我們。

我想我的人生將止步於此，但身邊有妳，我能陪伴妳就夠滿足了。

「和你一起墜落深淵，也是達成陪伴妳的約定了吧，我還是在妳身旁，別怕。」

我與妳在空中跳著華爾滋，黑暗的世界將因此增添兩顆星點吧，我是這麼想著的，我閉上眼享受解脫。

「碰！」

夜晚 19:16，我們抵達地面了。

我能見到月球嗎？幸虧妳就在我身邊呢！真好。沒有丟失妳，妳我也不會再煎熬了，真棒。

意識逐漸在血泊中奔逃。

妳美麗的臉龐受撞地的衝擊而爛了一大半，那種血肉被現實肆意扒開的樣子，腦殼裏那迂迴而清晰的紋路，伴隨一些叫不上名諱的液體，妳是這樣靜靜的躺在柏油地上，那是我見過最輕鬆自在的妳。餘光掃蕩妳的頭顱，飽受疾病的白髮被分不清源頭的鮮血染得亮麗，好像初識妳時的那段日子，我想月球上恐怕除了美國國旗外再無第二個紅色，那樣飽含活力的紅色正好讓妳帶一杓到月球回味，也好，至少妳能想起妳愛的草莓蛋糕與我。妳從眼眶中掉出的眼球是妳刻意所為嗎？希望現在的我妳不會嫌棄，我好愛妳。

意識逐漸迷離在虛無。

突然覺得身體愈發無力，好累啊。但妳還在我的身旁靜靜躺著，我想牽起妳的手欣賞僅存的星空，但早已隨失重的破壞被硬生生扭曲，根本就是早晨吃完蛋留下的脆弱蛋殼，我好像沒辦法再次牽起妳了，好可惜。你現在感覺還好嗎？是否脫離苦痛與過去了嗎，我好像快失去知覺了，雨滴落到我的身上嗎？希望雲雨別擋住月亮啊，究竟是水滴還是鳥糞，我也無力去分析。我會想妳，希望月球上真的有妳，妳可要遵守約定。眼……快闔上了。

意識好像撐不住了。

「真光先生，謝謝你。」

妳的聲音飄盪在迎身來的晚風，這是妳嗎？原來妳還醒著。

只可惜我已經到盡頭了。

幸好妳很開心，這樣就夠了呢。

或許作為浮生存活著很累，不過有妳伴在左右就不足為困難了，希望有一天我能看到妳開心的笑臉，在我身旁笑著。我真想再見到一次妳那輕鬆自在的樣貌，只可惜沒機會，下次或許是在月球上了。

我的意識溶解在暑月的夜晚，緩緩沉浮屬於妳我二人的淡淡星夜，靜靜的看閃閃星點，就跟一開始一樣，只是我們已經逃離現實世界的焦躁，獨留妳我漫遊星夜中，只要妳還在我身邊就安心了，不管多遠的星球也能無懼奔馳。一陣涼風吹拂而逝，在思索間已不知不覺感受不到六月的悶熱。

「我們走吧！真光先生。」

「嗯！走吧！」

從世界的殘酷煩躁脫離的我們，緩緩溶解在無盡的虛空裏。

我睜開眼，眼前盡是一片純粹的玄青色，我的身體尚無法發力，只能傻傻的躺在地上。我到達月球了嗎？她在哪裡？我試圖喊叫她的名字，我卻如個啞巴只能喊出幾個不成意思的叫聲，就算如此我還是不放棄，想喚出她的回應，卻始終無能為力，而我只能重複著喊她的名字，希望她還在我身旁。

「源子，我早已和你說過，這是我與你那愚蠢的老媽的事，你別給我插手！」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響嚇醒。

「可是爸爸，源子不想你們吵架。」

「碰！」

「叫你不要再吵了！」

玻璃瓶碎裂的聲音清晰，如同就在身旁發生一樣，還有小女孩的聲音也停止了。我依然無法動彈。

「爸爸與妳說過這次要得到前三名！妳怎麼只有第五名呢？」一位粗厚男

聲說。

「可是爸爸……我……」女孩顫抖的語氣，用聽的就知道她莫大的恐懼，可那位男子卻好似忽視一般，隨後便聽見各種不堪入目的字眼與各種刑罰的聲音，不管女孩怎麼求饒、哭喊，男子從不停手。

獎章與獎狀隨每一次的擊打辱罵從混沌的黑夜散落出來，啪嗒啪嗒地全打在我的臉上，可接觸地面時卻立即消失，沉陷到男人的影子裡。他正無情吞噬著。

「父親，我實在無法忍受了。對不起。」

我躺在冰冷的地上，我能從不遠處岩石的倒影上看見人性淪陷，女子持利器狠狠刺向背對著女子的男人，在刺進男人軟爛的肉體瞬間，天空瞬間變得血紅，如燉煮許久的番茄湯一樣的天空，還有空氣瀰漫的一股血腥味，接著閃爍著大紅色的世界開始震盪起來，赤色的大地開始滲透出血水，滿溢整片大地，同時血水中不停冒出一個一個的十字架，每個十字架上都好像被刻下贖罪祈禱文（儘管我無法清楚見到，但直覺是這麼告訴我的），上面都有一位被蒙上頭套的全裸女人，被無情的架在十字架上，不下數十個的十字架在我眼前竄出。與此同時，一根巨大的尖刺從我體內竄出，它發狂似地撕扯我的腹部，惡狠狠的將我自地面拔起，我漸漸離開地面，神奇的是我始終感受不到痛覺，受尖刺之福飄浮的我，慢慢地能從石頭後方見到那個女人。

我與那名持利器的女子對到雙眼，她那惹人憐愛又圓滾滾的眼睛，棕亮的秀髮，錯不了的，那就是源子。

正當我想開口呼喚她，背後突然出現一雙手將我的雙眼摀住，頓時我再次全身無力，只感覺眼眶裡不斷冒出某種液體，在聞到那股刺鼻而濃厚的味道時，我能確定我流出了血淚，無法止住血淚的流出，痛苦、悲鳴、自省、愧疚、錯誤，無數的悲觀絕望朝向我的心中灌入，那雙手正傳達我某種感受，那種曾經背負的罪行與過錯，它正與我分享著。同時那雙手仍然緊緊將我的眼睛蓋住，好像不讓我看到什麼似的，此時我依稀聽見源子的聲音。

「不要看這些，真光先生，求求你。」

她不斷重複著說，在耳邊，在腦海裡，這些字詞不斷的流淌在每一段記憶裡。

一陣白光閃耀而過，源子站在我的面前，沒有那些血肉模糊，也沒有身體上的無數傷痕，只有源子，乾淨純粹的源子小姐。

「你能來看看我嗎？」她平淡的說。

「妳在哪裡？」

「月球上。」

「可我怎麼找不到妳？」

「因為這裡不是月球，而是我的夢裏，你知道的：夢是現實的延續。」

「為什麼.....？我怎麼跑進這裡的？」

「我也不理解，但你都看到這些事情了，唉.....真光先生，過往的這些事.....真不好開口。」

「沒事的，我還是很愛妳，這不是妳的錯，不要責怪自己，我會陪妳的，源子小姐。」

說畢，她將雙手從我的臉龐拿下，原本血紅的令人絕望的天景回歸灰白的天際，抬頭能看到七個眼睛在蒼白得天空上看著我。獨留源子小姐坐在地上，她的背後插著一把菜刀，我走近一看，刀柄上寫著「父親」與零碎的塗抹痕跡。天上的眼睛眨了眨眼，示意我將刀自源子小姐背上拔出，於是我右手緩緩握住刀柄，我無法控制手臂肌肉的抽動，是興奮還是迷茫？我無法得知，但眼前這種莫名的景象卻讓我無比安心，最終我仍毅然抽出刀。

「喇！」

在拔刀的那一刻，源子小姐的身體頓時洩了氣，變得乾癟，可她卻笑了出聲，隨後源子小姐的身軀徑直向天上的眼睛撞去，然後被天上巨眼眼睛吸收了進去。

「謝謝你，真光先生。」源子小姐的聲音響徹整個廣闊空間。

「不會再有痛也不會再有傷，妳已然解脫過去，好好享受月球吧。」

我睜眼。再次醒來。

這次還是一樣的荒蕪，一樣的灰暗，一樣的絕望的環境，一樣留存在臉上的血漬，我試圖從灰燼似的地面爬起，但當我起身後卻看到了不一樣的全新體驗。

「月球 THE MOON」

源子小姐拿著草莓蛋糕在不遠處等著我，原來月球是真的存在的。

「源子小姐！」我興奮且大聲的呼喊，卻因月球的輕重力而跳得太高而飛越了源子小姐。

「你終於來了！等你等好久了欸！喂！不要跑啊！」源子小姐追著正在空中漫無目的飛行的我說道。

「只要有妳在我身邊，一切困難也就沒問題了。源子小姐，我愛妳。」我牽著她的手說

「我也愛你，真光先生。」她笑著答覆我。

那種笑容，我能再次看到，好開心，真的好開心。月球原來是這麼美的地方嗎，還是說其實是源子小姐的功勞呢？

我們現在是天上的星星，還是月亮的新移民呢？誰知道？那種發現交給科

學家吧！

源子小姐開心的笑顏，是我最快樂的記憶。

月球的荒涼也不算什麼，至少妳在我的身邊，那個無憂無慮、開心的源子小姐。

從平坦的礪灘和火山口到高山峭壁和陡峭的峽谷，我們都漫步其中，在前世的答應，可終於能與妳分享喜悅了，好開心，妳在身旁的话，什麼也不是困難了。

「吧？」

「逼逼逼逼！」「逼逼逼逼！」「逼逼逼逼！」「逼逼逼逼！」

莫名的聲響在月球上迴盪，我不知道是什麼聲音，可是.....，月球的一切開始土崩瓦解，月山開始毀崩，滾滾巨石從四面八方襲來，可這明顯不是地震，而是崩潰的情景，源子也在這詭異的聲音中化成灰燼，雙腳被月球地面拖入，自下而上的把源子侵蝕，左腳、右腳、大腿、腰臀、右手，一點一滴的散落成沙，與月球合而為一，灰燼逐漸充滿月球，砂石瘋狂的在月球狂轟。「真光先生.....我還會等你的.....」源子小姐逐漸與月球的灰暗融為一體，她微笑著用剩餘的左手撫摸我的頭，我感到安心。「快結束了，要照顧好自己。」她溫柔地說一邊觸碰我的臉頰。左手、胸部、下巴，源子小姐殘存的頭顱看著我，「別哭啊，真光先生，我永遠都在月球上看著你。」源子還是一樣溫柔，真的好喜歡她。「真光先生，我愛ㄅ.....」源子小姐就這麼成為了死灰，孤獨而無力的散落在地上，淚水浸濕了它，可依舊無能為力，我只能失神地看著，直至被巨石們給淹沒。

我再次睜眼，熟悉的霉味滿溢房間，牆上的灰塵因久未清理而積滿如雪，還是一樣的無力感，被沾濕的枕頭同樣的無助，窗外的夜景被 LED 點亮而顯得優美，但房間內的我卻無心思考，我只是呆呆的坐起身，看著高懸在都市上空的明月。

「我也好累啊。」

將手機鬧鈴關閉後，現在是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六日九點零四分，我打算拋下過往一切的罪孽，好好打理自己一番。久違的提起水桶與拖把，好好的把牆壁與地板都清理一遍，把我們一起生活的地方都整理好，也不必讓房東太太過於疲憂。我把自己的鬍鬚刮去，從兩年前就未曾整理的臉龐，讓我看到自己早就消陷的雙頰。好好沖澡後，換上一身乾淨的輕裝，便踏上去前往天台的階梯。

一樣的嘎吱嘎吱，一樣的夜景，一樣的月亮，不同的是妳就在月亮上，我緩緩走向大樓邊緣，以傷痕纍纍的右手支撐著跨越鐵圍欄，直挺挺地站在磁磚的最邊一格。「原來站在這裡是這麼的舒服。原來妳曾經背負著的就是這種感覺嗎？」我對著月亮說道，「對不起 2 年前，我還是沒能拉住妳，沒能與妳度過的這 2 年，就讓我去月球補償吧。」

在深深呼吸一口氣後，便閉上眼，自然的傾向虛空，我彷彿能聞到妳的味道，墜落的感覺原來是這樣啊。

曾經在天台上失魂吶喊無法牽住妳的手的我，曾經在人群中恍神注視妳血漿四溢的腦的我，

曾經在病院裏一心尋死劃開我的身體的我，

都將和這次跳躍從我的命運與我擦身而過，

至於月球上的妳，就等著我吧！

我的摯愛，源子小姐。

（ 6499 字）